

十年磨一劍

著 英善林 [韓]
李桂花 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千年的沉默

【韩】李善英 著
李桂花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的沉默/ (韩) 李善英著;李桂花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4

ISBN 978 - 7 - 5399 - 4377 - 0

I. ①千…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870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156

Copyright © 2010 By 이선영 Lee Sun Young (李善英)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1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mm-Young Publishers, Inc.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

书 名 千年的沉默

著 者 (韩)李善英

译 者 李桂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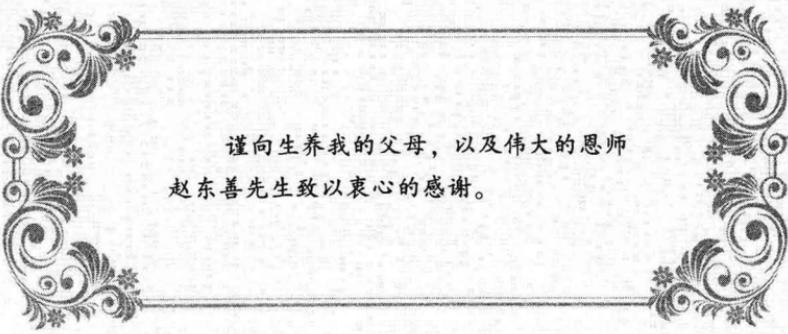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377 - 0

定 价 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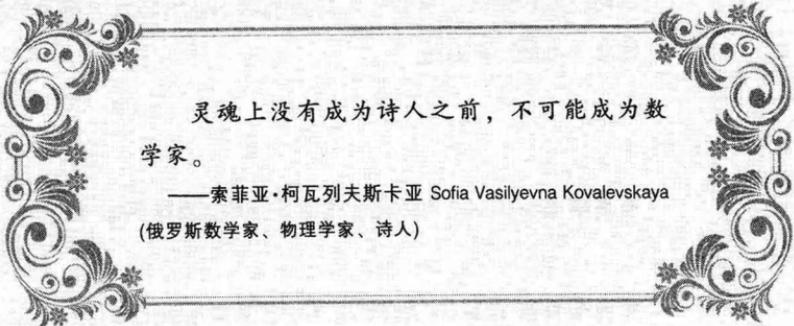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凡例

- 毕达哥拉斯定理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戒律，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但该书中有关数学的所有故事，都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纯属虚构，特此声明。
- 有关古希腊的记数法和进制，有多种说法。据说当时的数也是按照 α 、 β 的顺序排列和标记的。该书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一律按照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来标记。
- 数学史上人类首次有了“0”的概念是在公元前，但真正开始使用“0”，却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本书中作为小说背景的古希腊虽然出现了“0”和偶数，但纯属虚构。据传，最初人们只是为了标记空白位置才开始使用符号○，最后被定为用“0”来标记。在这本书中为了利于读者理解，直接按照现行标记法进行标记。望周知。



谨向生养我的父母，以及伟大的恩师
赵东善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灵魂上没有成为诗人之前，不可能成为数学家。

——索菲亚·柯瓦列夫斯卡亚 Sofia Vasilievna Kovalevskaya
(俄罗斯数学家、物理学家、诗人)

|| 出场人物 ||

贤者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人。据传，大约公元前 580 年出生于希腊萨默斯岛，生卒年月不详。

亚里斯顿 Ariston || 贵族议会议员、迪奥帝鲁斯的弟弟

迪奥帝鲁斯 Diodorus || 贤者大弟子，亚里斯顿的哥哥

希帕索斯 Hippasus || 贤者大弟子

卡里敦 Chariton || 贤者大弟子

西亚娜 Thaano || 贤者的妻子

菲莱 Phile || 西亚娜侍女

基伦 Cylon || 希腊城邦克洛吞僭主

尼克斯 Nicos || 市民团体代表，代言下层市民的权益

艾兀尼基 Eunike || 贤者的恋人

尼侬 Ninon || 克洛吞下层市民，隶属于尼克斯引领的市民团体

克莱 Kore || 尼侬的妹妹，基伦府的侍女

潘菲努 Pamphilos || 基伦之子

泰伦 Theron || 人称“操刀的”，杀手

费雷西底 Pherecydes || 居住在锡罗斯岛，哲学家，也是贤者的老师

达姆 Damo || 贤者与西亚娜的长女

泰勒乌戈斯 Thelages || 贤者与西亚娜的长子



|| 目录 ||

| | |
|-------------|-----|
| 序幕 | 10 |
| 第一部 死亡 | 13 |
| 第二部 数的帝国 | 59 |
| 第三部 追踪 | 87 |
| 第四部 丢弃的真理 | 121 |
| 第五部 无法企及的国度 | 159 |
| 第六部 恶之数 | 187 |
| 第七部 封印的千年 | 213 |
| 第八部 战争 | 257 |
| 尾声 | 264 |
| 花絮 | 266 |
| 后记 | 268 |

序幕

他慌忙跑进黑咕隆咚的屋内，急促地喘着粗气。也许是心跳过于厉害的缘故，他感到右手紧握的大理石就像是活生生的禽兽一般。

这是他在回来的路上仔细翻找，好不容易才捡到的石块儿。尽管没人撵、没人追，但他总是摆脱不了这种紧迫感。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怀里掖着的皮革块儿慢慢打开。屋内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个点，也看不到一条线。此刻他能信赖的，也只有自己的记忆了。

黑暗里他目光炯炯地紧盯着皮革上画着的黑色图案。当初在上面完成图案时的兴奋，此刻又重新炽烈地燃烧起来，并迅速地蔓延。他仿佛看到曾让他战栗、激动不已的图形，而此刻它却被逼近悬崖尽头，为了活命竖起了利爪尖叫着。

一定要保住它！他想把它藏得严严实实的，期待某一天有个锐眼明思的人来发现它。藏匿的地方必须是一个既不易察觉，也不至于使它被遗忘和歪曲、从此永远沉默的地方……他腾地跪了下来，匍匐着钻进了床底。

方才还大汗淋漓的他，触到大理石冰凉的气息，不禁打了个激灵。一根手指的长度大概是多少来着？他用左手丈量了一下，便用手中的大理石用力刻了一条歪歪的斜线。

每当大理石与木板碰击的声音响彻空荡荡的屋子，他都紧张得犹

如窒息一般。由于过度紧张，胳膊被床角狠狠撞击了一下。他咬紧牙关忍住呻吟，只感到腋下和胳膊上汗如雨下。

没时间了！

必须在公鸡打鸣之前干完！一旦鸡叫了，就必须离开。他是谎称要回去取点东西，好不容易才被允许回来一趟的。

方才学友转告他，他即将被清退出学派，他记得那张脸上的冰冷与漠然，这些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微闭着眼睛深深呼吸了一下。从今以后，他必须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如同影子一般苟活下去。

直线画歪了，木屑刺痛了手掌。为了与边长保持平行，他不得不把右手抵在木板上当作尺子来用，那只手已经不知被砸了多少次了。皮肉绽开，血迹斑驳，但他早已感觉不到疼痛。这将成为揭开真相的唯一凭证，而这里的漆黑，应该可以掩蔽这个秘密使其得以安全流传下去。

望着无尽的黑暗，他用左手轻轻抚摸着图案，生怕刻得不够细致。当触摸到那些粗糙的不均匀的楔形文字时，不知是喜悦还是悲伤，他哽咽着呻吟了一下。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门外有动静。绝不能被发现！他立刻从床底钻了出来，并把大理石块儿悄悄往床底推了推。石头与石头清脆地撞击着，惊得他缩了缩肩膀。门被推开了，比黑夜更黑的身影飞一般迎面扑了过来。



第一部

死亡

数，诞生于迷信，生长于神秘的土壤。
数字一度成为宗教与哲学的根基，而数字的
骗术，也给了那些轻信者当头一棒！

——弗朗西斯·帕克 (Francis W.Parker)(美国教
育学家)



仰倒在沙滩上的，分明是一个人。那人面部已经严重肿大，苍白得几近暗青色，微张的嘴唇也黑黑的，看不出一丝生气。

他不忍继续看下去，轻轻转过视线遥望远处。海天一线间，正午的金色海面映入眼帘。湛蓝耀目的爱奥尼亚海，偏偏在今天如此美丽地闪烁着。

亚里斯顿自言自语地矗立在那里。不知是对于悲痛反应愚钝的缘故，还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总感觉突如其来的厄运似乎还要等上一阵才能在自己身上升华为悲痛欲绝的情感。

一股莫名的情感却在此刻突然涌上来，他仿佛看见一把锋利的刀割下来的肉块儿正慢慢渗出鲜红的血来，于是脸上显出无法控制的抽搐。

哦，眼前这个面部扭曲、暗青的人，不正是自己的哥哥吗？是迪奥帝鲁斯！他那结实而强壮的兄弟！睿智无比的亲兄弟！倔强无比甚

至有些固执，可笑地只顾眼前的哥哥！他此时却如此无力地躺在自己眼前……

亚里斯顿从头到脚顿感麻木。尼克斯担忧地跑来，一把抓住亚里斯顿空袖一般无力的胳膊喊道：“喂！醒醒！你到底去哪儿？”

亚里斯顿想要走到哥哥身旁，却发现自己的一半身体已经浸泡在冷冷的海水中。被打湿的衣服紧紧裹着他的双腿。

他想起十天前刚请假回来时，哥哥是多么烂漫活泼。久别重逢后的那顿饭，哥哥食欲极佳。无论是他那闪烁睿智的双眸，还是结实黝黑的肌肉，即使是同为男子的亚里斯顿，都不得不暗暗被其魅力吸引。当时自己还不服气地想要和哥哥掰手腕。哥哥爽朗的笑声，仿佛依然回响在耳畔，却不想此时，他只能冰冷地、安静地躺在这里。

那么尸体是被清晨肆虐的暴风雨冲到这里的吗？

记得昨天刚从妓院出来时，天上闪过雷电。乌云密布的天空，被愤怒的雷公劈了个四分五裂。这在干燥少雨的克洛吞的确很少见。

雷雨中亚里斯顿匆匆赶回家，之后他疲惫地躺下，感到浑身软绵绵的，不一会儿就昏昏入睡。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糊里糊涂地被尼克斯一路领到了这里。深如壑沟的皱纹爬满尼克斯的脸颊，但是直到两人到达海边，这位老人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任凭亚里斯顿怎么提问，都不予理会。

亚里斯顿虽然有着太多疑问，但尼克斯是父亲的挚友，值得他信任，而且从尼克斯的表情中亚里斯顿也多少感觉到事态的紧张，于是也一路沉默着，却更多了几分不安与紧张。

在穷人聚集的闹市区，尼克斯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当年突遭事故措手不及，亚里斯顿的父亲找到的便是尼克斯。老父双手颤抖地将两个儿子托付给尼克斯，嘱咐他好好照顾他们后，嘴角嗫嚅了几下，终于撒手离去。

对于还未懂事就失去父母的亚里斯顿，哥哥既是慈母也是严父，更是亲密的朋友。年幼的亚里斯顿痛哭着呼唤爸妈醒来时，正是迪奥帝鲁斯一把揽过弟弟强忍着不哭的。同样稚气的少年，胸膛里却传出咚咚有力的心跳声。啊，那时对亚里斯顿来说，哥哥的胸怀是多么的热烈而心潮澎湃啊！

与沉稳的哥哥相比，儿时的亚里斯顿是多么不安分，简直是个惹事鬼。他动不动就把玩伴的鼻子打出血不说，还经常参与群殴，于是迪奥帝鲁斯不得不被人叫去四处听训、赔不是。

当迪奥帝鲁斯的伙伴一个个忙于学派的选拔考试时，迫于弟弟的纠缠，迪奥帝鲁斯只好埋头苦学，却把考试一次次向后推延。

也许亚里斯顿不想让哥哥离开自己，才更加惹是生非，这也不好说。无论怎样，迪奥帝鲁斯直到 20 岁，才如愿以偿考入学派。好在哥哥如饥似渴地专心读书时，弟弟亚里斯顿却不再招惹他人，变得安分起来。就这样，就连博学者也望而生畏的功课，哥哥却提前两年完成了，而且他成了众人可望不可即的威望学派门徒，一当就是十年之久。

而看似对弟弟宠爱有加的哥哥，其实也不是始终温而不愠，有一次迪奥帝鲁斯就因弟弟大发雷霆。那时亚里斯顿 17 岁，他爱上了邻家年长的女子，那外表纤弱却不失率真、大方的女子。虽谈不上貌美如